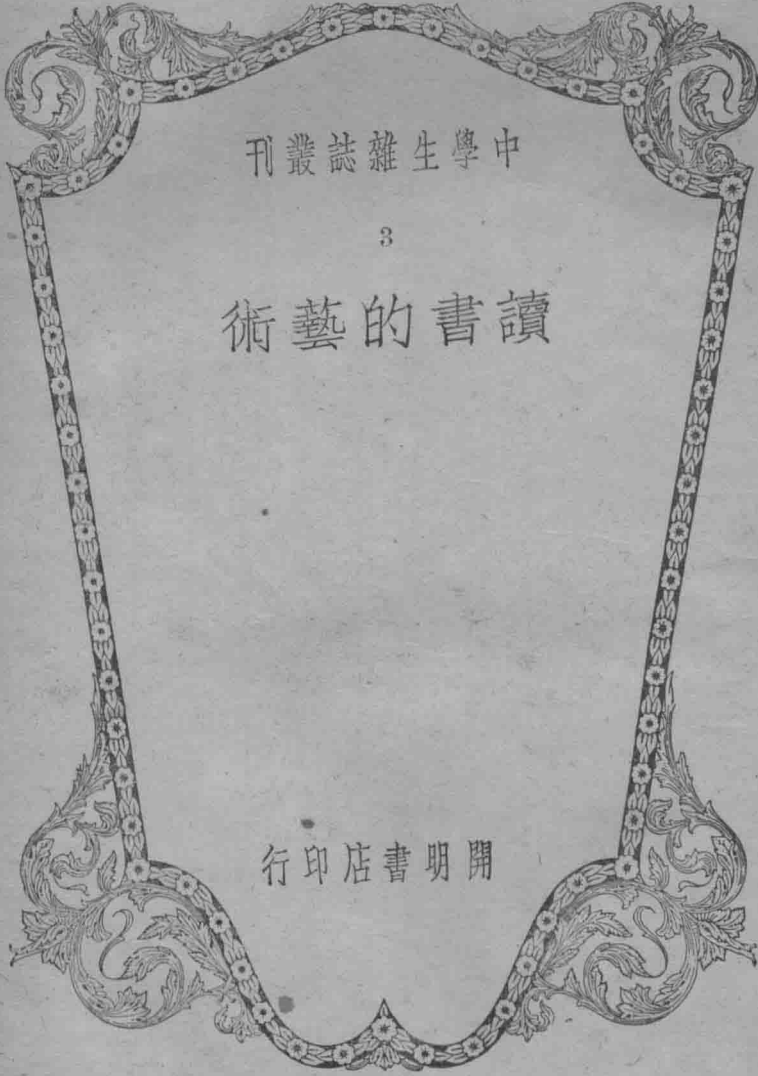




術藝的審讀



中學雜誌叢刊

3

讀書的藝術

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廿四年六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中學學生雜誌叢刊
“讀的藝術”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開明書店分店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長沙南陽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六三七號

目次

讀書的藝術·····	林語堂 (一)
論讀書·····	賀昌羣 (二)
論中國文學選本與專籍·····	朱自清 (三)
國文科課外應讀些甚麼·····	夏丏尊 (四)
國文科的學力檢驗·····	夏丏尊 (四)
讀書與筆記·····	王伯祥 (五)
我做筆記的經過·····	盧芷芬 (六)
舊文法之推翻與新文法之建造·····	林語堂 (七)
「嗎」和「呢」·····	陳望道 (八)

談談「嗎」和「呢」.....	林快民 (八九)
關於後置介詞「之」的.....	陳望道
夏丏尊 (二〇七)	
詩及詩趣.....	盧冀野 (二二)
論詩學門徑.....	朱自清 (二三)
創作與題材.....	茅盾 (二三)
小說的觀察點.....	趙景深 (二四)
短篇小說的人物.....	趙景深 (二六)
宋人話本.....	鄭振鐸 (二八)
漢字中之拼音字.....	林語堂 (三〇)
偏旁音韻辨歧法.....	吳邦憲 (三〇)

讀書的藝術

林語堂

諸位，兄弟今日重遊舊地，以前學生生活苦樂酸甜的滋味，都一一湧上心頭。不但諸位所享弦誦的快樂，我能了解，就是諸位有時所受教員的委曲磨折，註冊部的挑剔爲難，我也能表同情。兄弟今日仍在讀書時期，所不同者，不怕教員的考試，無慮分數之高低，更無註冊部來定我的及格不及格，升級不升級而已。現就個人所認爲理想的方法，與諸位學友通常的讀書方法比較研究一下。

余積二十年讀書治學的經驗，深知大半的學生對於讀書一事，已經走入錯路，失了讀書的本意。讀書本來是至樂之事，杜威說，讀書是一種的探險，如探新大陸，如征新土壤；佛蘭西也已說過，讀書是「魂靈的壯遊」，隨時可以發見名山巨川、古蹟名勝、深林幽谷、奇花異卉。到了現在，讀書已變成僅求倖免扣分數留班級一種苦役而已。而且讀書本來

是個人自由的事，與任何人不相干，現在你們讀書，已經不是你們的私事，而處處要受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干涉，如註冊部及你們的父母妻室之類。有人手裏拿一書本，心裏想我將何以贍養父母，俯給妻子，這實在是一椿罪過。試想你們看紅樓水滸、三國志、鏡花緣，是否你們一己的私事，何嘗受人的干涉，何嘗想到何以贍養父母，俯給妻子的問題？但是學問之事，是與看紅樓水滸相同，完全是個人享樂的一件事。你們若不能用看紅樓水滸的方法去看哲學史、經濟學大綱，你們就是不懂得讀書之樂，不配讀書，失了讀書之本意，而終讀不成書。你們能真用看紅樓水滸的方法去看哲學史、科學的書，讀書纔能「成名」；若從以註冊部的方法讀書，你們最多成了一個「秀士」「博士」，成了吳稚暉先生所謂「洋紳士」「洋八股」。

我認爲最理想的讀書方法，最懂得讀書之樂者，莫如中國第一女詩人李清照及其夫趙明誠。我們想像到他們夫婦典當衣服，買碑文水菓，回來夫妻相對展玩咀嚼的情景，真使我們嚮往不已。你想他們兩人一面剝水菓，一面賞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經

籍，這是如何的清雅，如何得了讀書的真味。易安居士於金石錄後序自敘他們夫婦的讀書生活，有一段極逼真極活躍的寫照；她說「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藏既富，於是几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日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你們能用李清照讀書的方法來讀書，能感到李清照讀書的快樂，你們大概也就可以讀書成名，可以感覺讀書一事，比巴黎跳舞場的「聲色」，逸園的賽「狗」，江灣的賽「馬」有趣。不然，還是看逸園賽狗，江灣賽馬比讀書開心。

什麼纔叫做真正讀書呢？這個問題很簡單。一句話說，興味到時，拿起書本來就讀，這纔叫做真正的讀書，這纔是不失讀書之本意。這就是李清照的讀書法。你們讀書時，須放開心胸，仰視浮雲，無酒且過，有煙更佳。現在課堂上讀書連煙都不許你抽，這還能算爲讀書的正軌嗎？或在暮春之夕，與你們的愛人，攜手同行，共到野外讀離騷經，或在風雪之夜，

靠爐圍坐，佳茗一壺，淡巴菰一盒，哲學、經濟、詩文、史籍十數本狼藉橫陳於沙法之上，然後隨意所之，取而讀之，這纔得了讀書的興味。現在你們手裏拿一書本，心裏計算及格不及格，升級不升級，註冊部對你態度如何，如何靠這書本騙一隻較好的飯碗，娶一位較漂亮的老婆——這還能算爲讀書，還配稱爲「讀書種子」嗎？還不是淪爲「讀書謬種」嗎？

有人說，如林先生這樣讀書方法，簡單固然簡單，但是讀不懂如何，而且不知成效如何？須知世上決無看不懂的書，有之便是作者文筆艱澀，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讀者的程度不合，見識未到。各人如能就興味與程度相近的書選讀，未有不可無師自通，或者偶有疑難，未能遽然了解，涉獵既久，自可融會貫通。試問諸位少時看紅樓水滸何嘗有人教，何嘗翻字典，你們的姪兒少輩現在看紅樓西廂，又何嘗須要你們去教？許多人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說史記得來的，而且都是背着師長，偷偷摸摸硬看下去，那些書中不懂的字，不懂的句，看慣了，就自然明白。學問的書也是一樣，常看下去，自然會明白，遇有專門名詞，一次不懂，二次不懂，三次就懂了。只怕諸位不得讀書之樂，沒有耐心看下去。

所以我的假定是學生會看書，肯看書，現在教育制度是假定學生不會看書，不肯看書。說學生書看不懂，在小學時可以說，在中學還可以說，但是在聰明學生，已經是一種誣蔑了。至於已進大學還要說書看不懂，這真有點不好意思吧！大約一人的臉面要緊，年紀一大，即使不能自己喂飯，也得兩手捧一隻飯碗硬塞到口裏去，似乎不便把你們的奶媽乾娘一齊都帶到學校來給你們喂飯，又不便把大學教授看做你們的奶媽乾娘。

至於「成效」，我的方法可以包管比現在大學的方法強。現在大學教育的成效如何，大家是很明瞭的。一人從六歲一直讀到二十六歲大學畢業，通共讀過幾本書？老實說，有限得很。普通大約總不會超過四五十本以上。這還不是跟以前的秀才舉人相等？從前有一位中了舉人，還沒聽見過公羊傳的書名，傳為笑話。現在大學畢業生就有許多近來名著未曾聽過名字，即中國幾種重要叢書也未曾見過。這是學堂的不是，規定你們不會看書，不要看書，因此也不讓你們有自由看書的機會。一天到晚，總是搖鈴上課，搖鈴喫飯，搖鈴運動，搖鈴睡覺。你想一人的精神是有限的，從八點上課一直到下午四五點，還要運

動、拍球，那裏還有閒工夫自由看書呢？而且凡是搖鈴，都是討厭，即使搖鈴遊戲，我們也有不願意之時，何況是搖鈴上課？因為學堂假定你們不會讀書，不肯讀書，所以把你們關在課堂，請你們靜坐，用「注射」「貫輸」的形式，由教員將知識注射入你們的腦殼裏。無如常人頭顱都是不透水的，所以知識注射普通不大成功。但是比如依我方法，假定你們是會看書，要看書，由被動式改爲自動式的，給你們充分自由看書的機會，這個成效如何呢？間嘗計算一下，假定上海光華、大夏或任何大學有一千名學生，每人每期交學費一百元，這一千名學費已經合共有十萬元。將此十萬元拿去買書，由學校預備一間空屋置備書架，扣了五千元做辦公費（再多便是罪過），把這九萬五千元的書籍放在那間空屋，由你們隨便胡鬧去翻看，年底拈鬮分配，各人拿回去九十五元的書，只要所用的工夫與你們上課的時間相等，一年之中，你們學問的進步，必非一年上課的成績所可比。現在這十萬元用到那裏去，大概一成買書，而九成去養教授，及教授的妻子，教授的奶媽，奶媽又拿去買奶媽的馬桶，這還可以說是把你們的「讀書」看做一件正經事嗎？

假定你們進了這十萬元書籍的圖書館，依我的方法，隨興所之去看書，成效如何呢？有人要疑心，沒有教員的指導，必定是不得要領，亂雜無章，涉獵不精，不求甚解。這自然是一種極端的假定，但是成績還是比現在大學教育好。關於指導，自可編成指導書及種種書目。如此讀了兩年可以抵過在大學上課四年。第一樣，我們須知道讀書的方法，一方面要幾種精讀，一方面也要儘量涉獵翻覽。兩年之中能大概把二十萬元的書籍，隨意翻覽。知其書名、作者、內容大概，也就不愧爲一讀書人了。第二樣，我們要明白，學問的事，決不是如此呆板。讀書必求深入，而求到深入，非由興趣相近者入手不可。學問是每每互相關連的。一人找到一種有趣味的書，必定由一問題而引起其他問題，由看一本書而不能不去找關係的十幾種書，如此循序漸進，自然可以升堂入室，研磨既久，門徑自熟；或是發見問題，發明新義，更可觸類旁通，廣求博引，以證己說，如此一步一步的深入，自可成名。這是自動的讀書方法。較之現在上課聽講被動的方法，如東風過耳，這裏聽一點，那裏聽一點，結果不得其門而入，一無所獲，強似多多了。第三，我們要明白，大學教育的宗旨，對於畢業生

的期望，不過要他博覽羣籍而已 (be a well-read man)，並不是如課程中所規定，一定非邏輯八十分、心理七十五分不可，也不是說心理看了一百八十三頁講義，邏輯看了二百零三頁講義，便算完事。這種的讀書，便是犯了孔子所謂「今池畫」的毛病。所謂博覽羣籍，無從定義，最多不過說某人「書看得不少」某人「差一點」而已，那裏去定什麼限制？說某人「學問不錯」，也不過這麼一句話而已，那裏可以說某書一定非讀不可，某種科目是「必修科目」。一人在兩年中汎覽這二十萬元的書籍，大概他對於學問的內容途徑，什麼名著傑作板本，箋註，總多少有一點把握了。

現在的大學教育方法如何呢？你們的讀書是極端不自由，極端不負責。你們的學問不但有註冊部定標準，簡直可以稱斤兩的。這個斤兩制，就是學校的所謂「七十八分」「八十六分」之類，及所謂多少「單位」。試問學問之事，何得稱量斤兩？所謂英國史七十八分，邏輯八十六分，如何解釋？一人的邏輯，怎麼叫做八十六分？且若謂世界上關於英國史的知識你們百分已知道了七十八分，世上豈有那樣容易的事？但依現在制度，每週

三小時的科目算三單位，每週二小時的科目算二單位，這樣由一方塊一方塊的單位，慢慢堆疊而來，疊成多少立方尺的學問，於是某人「畢業」，某人是「秀才」了。你想這笑話不笑話？須知我們何以有此大學制呢？是因為各人要拿文憑，因為要拿文憑，故不得不由註冊部定一標準，評衡一下，就不得不讓註冊部來把你們「稱一稱」。你們如果不要文憑，便無被稱之必要。但是你們為什麼要文憑呢？說來話長。有人因為要行孝道，拿了父母的錢，心裏難過，於是下定決心，要規規矩矩安心定志讀幾年書，纔不辜負父母一番的好意及期望。這個是不對的，與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戀愛女子一樣的違背道德。這是你們私人讀書享樂的事，橫被家庭義務的干涉，是想把真理學問獻給你們的爸爸媽媽做敬禮。只因真理學問，似太渺茫，所以還是拿一張文憑具體一點為是。有人因為想要得文憑學位，每月可以多得幾十塊錢使你們的親卿愛卿寧馨兒舒服一點。社會對你們的父母說，你們兒子中學畢業讀了三十本書，我可給他每月四五十元，如果再下二千元本錢再讀了三十本書，大學畢業，我可給他每月八九十元。你們的父母算盤一打，說「好」，於

是議成，而送你們進大學，於是你們被稱，拿文憑，果然每月八九十元到手，成交易。這還不是你們被出賣嗎？與讀書之本旨何關，與我所說讀書之樂又何關？但是你們不能怪學校給你們稱斤兩，因為你們要向他拿文憑，學堂為保持招牌信用起見，不能不如此。且必如此，然後公平交易，童叟無欺。處於今日大規模製造法（mass production）之時期，不能不劃定商貨之品類（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s），學問既然成為公然交易的商品，秀才、碩士、博士既為大規模製造品之一，自然也不能不「劃定」一下。其實這種以學問為交易之事，自古已然。子張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未易得也。」（關於往時「生員」在社會所作的孽，可參觀亭林文集生員論上中下三篇）

到了這個地步，讀書與入學，完全是兩件事了，去原意遠矣。我所希望者，是諸位早日覺悟，在明知被賣之下，仍舊不忘其初，不肯讀書之本意，不失讀書的快樂，不昧於真正讀書的藝術。並希望諸位趁火打劫，雖然被賣，錢也要拿，書也要讀，如此就兩得其便了。

（此為十月二十六日為約翰大學講稿。後得光華大學之邀，為時匆促，無以應之，即將此篇於十一月四日在光華重講一次。）

論讀書

賀昌羣

讀書，提起來也許哥兒小姐們就感到頭疼，也許有人感到這境界是一座象牙之塔，自己是沒有這樣福分踏進去的；其實都把讀書看得太嚴重了。所謂書，我們如果不從那狹義的方面着想，僅指那些線裝或洋裝的紙本，橫七順八地印着些符號的東西，那末，我們對於書的觀念就會擴大起來：大自然不就是我們的一部百科全書麼？世界各民族、國家的各種組織，不就是我們的經濟、政治、社會的大辭書麼？山林、湖海的花草、鳥獸、蟲魚，不就是我們的動植物教科書麼？蘋果墜地、鐵要生鏽的道理，不就是我們的物理、化學教科書麼？倘使我們能隨時隨地稍稍留心觀察一下，每天只用幾十分鐘的時間來想一想，這就是讀書了。不一定要在教室或書齋裏，手持一卷，口誦心想，纔算讀書。在沒有講物理學的書以前，難道古人就不想去瞭解物理了？麼？物理學的書是古人或今人在某種條件之

下瞭解了某項物理後，日積月累的將他們所瞭解的那個道理系統地記錄下來的罷了。所以我們對於讀書的觀念，應該取廣義的，不應當單以書本為對象。

換句話說，讀書不過是求知知識。知識這東西，從幾種觀點上說，是帶着一些階級性的，向來為一種人所壟斷的，這話在現代的經濟制度之下，我們不能不承認。但我們卻不能承認這話是最後的意義。知識的本身猶如太陽的光，人人都可享受，只有自甘暴棄的人，情願閉門不見天日，纔會把自己弄成一個慘白的貧血病患者。對於知識的本身，假如我們沒有反對其存在的理由，那末，求知知識的慾望，在人類的生活上，也就同飲食男女一樣的重要。——提起了反對知識的存在，我們不免想到老子那一部書。可是老子的「絕聖棄智」，完全是儒家學說的反動，我們更尋不出他有反對知識本身的思想，因為他的哲學的基礎壓根兒是建築在知識上的。

當然，有人必將說在如今中國的社會，救死扶生之不暇，要想靜心去讀書，豈非撒天下之大謊！是的，我們並不說靜心是讀書的必要條件，那是一般自詡閉戶能知天下事，其